



第一三五五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文章正宗
綱目

宋真德秀編……………一

第三三五五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 敏

助教_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_臣范 鑒

謄錄監生_臣戴朝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章正宗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宋
真德秀編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集分
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類左傳國語以下至
于唐末之作按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句是
編始逆為後來坊刻古文之例
其持論甚嚴大意主于論理而不論文劉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提要

莊集有贈鄭寧文詩曰昔侍西山講讀時頗
于函丈得精微書如遼客猶遣黠辭取橫汾
亦恐非第當馬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
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師門溯指歸其宗旨
具於是矣然克莊後村詩話又曰文章正宗
初萌芽以詩歌一門屬于編類且約以世教
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苑之類皆勿取余
取漢武帝秋風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詞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二

為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懷佳人兮不能忘蓋指公卿扈從者似非為後宮而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收詳其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蓋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也顧炎武日知錄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異唐風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鯁益亦邶風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免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三

必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母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所論至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于天下歟然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以過正兼存其理以救浮華治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藏弃之家至今若錄殿亦有由矣續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關詩歌辭命二門僅有叙事議論而未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蓋未成之本舊附前集以行今亦仍並錄焉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章正宗目錄

總集類

卷一

辭命一

辭命二

卷二

辭命三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辭命四

文章正宗
目錄

卷四

議論一

議論二

卷五

議論三

議論四

卷六

議論五

卷七

議論六之一

卷八

議論六之二

卷九

議論六之三

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議論六之四

文章正宗
目錄

卷十一

議論七

卷十二

議論八

卷十三

議論九

卷十四

議論十

卷十五

議論十一

卷十六

叙事一

卷十七

叙事二

卷十八

叙事三

卷十九

叙事四

卷二十

叙事五

卷二十一上

叙事六

卷二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五卷
目錄

三

叙事七

卷二十二上

詩歌

卷二十二下

詩上

卷二十三

詩中

卷二十四

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目錄

四

文章正宗綱目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埋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

云紹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

謂辭曰命謂禋祀曰誥謂康誥曰會謂齊命

曰禱謂如衡太曰誅謂如哀公內史凡命諸侯及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御史掌贊書若今尚

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

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

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魯甘誓泰

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

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

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

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

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為重故今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以為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

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

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

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淳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

興而去古益遠至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

誓命為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

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為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灋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為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

義理或專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為世瞻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為準的則反正之評說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濃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叙事

按叙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

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叙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詩賦

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

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胃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為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綱目

五

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注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為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俗吝儻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為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

得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綱目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卷一

宋 真德秀 編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國語下同。僖公二十二年。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十四年。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類叔。執子泰。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伐大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有諸。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緄。茅之田。太叔即甘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韋氏曰郊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解不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塋。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

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

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庭也。虞。度也。不庭。猶不道也。不庭。不庭也。庭。庭也。虞。度也。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均也。使各有寧宇

寧安也寧安也。字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

利無所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卿也。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也。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心。腹。也。

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也。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得按此蓋謂禮有尊卑隆殺。不無非王有心於自異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

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天子稱

姓曰叔父九州之長同。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天子稱

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憎。惡也。

愚按且憎言口是而心非之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王。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

卑遲遲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裕。寬也。更。姓。易。姓。改。物。改。正。朝。易。服。色也。創。造。庸。用也。謂。為。天子。造。

創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物。賤。之。屬。

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若由是姬姓也尚

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

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奉天

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愚按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賤也蓋寢寢乎窺大物之新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論諸侯之法

襄王止晉殺衛侯

舊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

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叔武衛侯弟元咺衛大夫叔武守國本無自立之意元咺亦忠於國衛侯不察乃殺叔武故咺訟之于晉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正字

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怨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宣三年左傳下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杜氏曰雒水名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馬示欲偏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取天下

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

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國鬼神百物著之於鼎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踴陷罔兩罔兩山神

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踴陷罔兩罔兩山神

昏德禹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郊鄭鄭今河南也武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正字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成二年晉師敗齊師于鞏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杜氏曰式用也淫洩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醜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

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醜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

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醜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撫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土軍大夫非命又卿名位不達於王室

奸先王之禮謂獻齊使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魯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

能對莊伯齊朔王使晏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昭九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正宗

五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氏曰甘人甘大夫襄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

張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陰戎潁潁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

之有通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

為為後世廢隊兄弟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

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加冠成禮而毒其始冠故言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

錫魅言檣杭略舉四凶之一下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放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傷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偁我諸姬入我郊甸

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晉咎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氏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餘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也故云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正宗

六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

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反潁潁王亦使賓滑

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傳春王正月二師圍郊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三十二年云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杜氏曰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

畏之徒都成周成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

亂心以為伯父憂凡弟謂于朝也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八年晉藉勤戍五年恭致諸侯之戍至

于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

待時閔閔憂貌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

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遠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微福假

欽定四庫全書文章正宗七

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盜賊遠

屏晉之力也盜賊喻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

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微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微召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

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

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於是焉在按周之望於晉者切矣而范鞅乃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此伯紫之

所以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事

辭命二

楚歷完對齊侯左氏傳下同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潰遂伐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氏曰楚界猶

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遠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不虞君之涉吾地

欽定四庫全書文章正宗八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參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按荆楚惜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

仲不以借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含其所當責而責其
 不必責也仲宜惜乎哉吁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也禹
 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后可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
 非心服者也內發如嫡同產不嫁人之失德者多矣滅
 譚滅遂遼陽降鄭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借王其
 大德也我以大德責之彼肯鉅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
 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
 諸侯羞攻之弗克圖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
 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
 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師進次
 于陘楚不服罪楚師進次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師退次
 于召陵楚師退次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九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
 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上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言其險固
 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之對纔數語耳皆足以折服
 齊侯之心蓋善於解令者也

晉陰飴甥對秦伯

十五年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

十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魯展喜犒齊師

二十六年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杜氏曰柳
 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忍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戴

在盟府戴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貽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燭之武說秦伯三十年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旨

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氏曰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

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

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說得鄭以為秦遠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鄭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

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晉言晉秦之邊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肆中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十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旨

士

晉侯蒐于黃父杜氏曰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

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晉之行朝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

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名夷大子名夷以請

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諸陳子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